

中国文联出版社

乌有之乡

林大雄 王光著



主编：顾晓鸣

•神秘的智慧丛书•

乌有之乡

——神秘的想象世界

林大雄 王光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乌有之乡

——神秘的想象世界

林大雄 王光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892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2插页 159千字

1995年4月第1版 199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5059-1866-4

1•1297

定价：6.40元

《神秘的智慧》丛书

总 序

顾晓鸣

你知道人类最大的神秘智慧是什么？

就是你打开书时所看到的文字和话语。大自然亿万物种，唯有人能用不多的音素组合成如此丰富精妙的话语，用很少的字母或笔划搭建起如此丰富精妙的言词。文化的最奥秘处就在于此——人类之外自存着的太阳升起又落下。山即是山，水即是水，然而，当每一代的人用语言把自己的观察叙述出来、记录下来，变成最写实的描绘、最虚妄的推测最精确的概括、最玄妙的阐发乃至最无所依傍、无所顾忌的“痴人说梦”时，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会突然闪现神秘的光耀。星空成了太阳神和嫦娥的人神交织的世界，成了地上生灵命运的观照，成了科学认真探求的外星人的家园……日还是日，月还是月，星还是星，引起我们无限的神秘遐想的，从根本上说，难道不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传下的那由种种想象、传说、推测和研究组成的各种口头的和书面的文本吗？每一代婴儿像任何一种自然物种一样，毫无神秘感觉地来到世间，然而，正是在他成长过程中听到读到前人用语言文字传播给他的这种种想象、传说、推测和研究，才一

天天对司空见惯的自然而然的万物，发生了一种渴望弄清它们背后原因和本来面目的激情。他对世界万物的神秘感的增长与他智力的增长同步进展。当他日益接触世界各民族各领域日益增多的文献时，世代记录下来的这些一般常人所不可思议的奇闻轶事、胡思乱想、文艺虚构和科学结论，总是把他逼至理智的极点，不由得对这些不同来源、以不同方式表述的现象之间的关联，产生一种神秘之感。思考和破解这些明显的超乎寻常思维的神秘之点，成了人的智慧突破自身，实现飞跃的最大动力和突破口。

人类文化就是在发现和破解神秘之点的过程中，在智慧获得的每一次提升后，展现一片新的风景的。

《神秘的智慧》丛书正是用自己特有的语言和文本把前人所记录的神秘的现象和想法聚集在一个选题之中，又把我们这一代人对这类神秘之点的发现和思索纪录下来。然而，就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在更深层次上再次与体现在语言文字中的神秘智慧相遇。

真正的语言文字的神秘竟表现在：当一切神秘的事物、现象和想法被用文字记述出来时，它们会损失掉许多原来朦胧存在着的神秘之见、神秘之感和神秘之点，因为每一位叙述者总是不由自主地把本来混沌存在而不可言传、不可统括的“神秘”，挤进一条自己熟识的单纯化的“说法”中；当然，相反，无论描写天国还是刻划鬼怪，效果最奇妙或最恐怖的，最终还要首推语言文字，因为“神秘”之为神秘，正在于它难以用形象出之，难以用声音摹之，难以用角色状之……例如许多恐怖电影也不过尔尔，那种味道总不及文字写成的小说。

这就对诸如《神秘的智慧》丛书之类的作品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论问题——《神秘的智慧》丛书既不可以虚张声势甚至借迷信谣传来招揽读者，又不可以片面武断甚至大言不惭地用伪科学方式来欺世惑众。它还必须小心翼翼，以免僵硬的文体把充满生机和意趣的人类神秘智慧变得索然无味，因此，我们选定了接近于文学散文随笔体的形式，框定了参比性发散性的结构，同时要求和容纳各位作者根据自己的题材确定自己的叙述风格，聚集相关点的方方面面现象，突显其中的神秘之点，体现出作者本人的智慧，这是《神秘的智慧》丛书呈现人类神秘智慧的切入点。激起读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引发他们对人类神秘智慧的兴趣、感悟和探究，便是这套丛书之宗旨；而读来明白有趣，无学究老儒气和腐酸才子味，乃是我们各位同仁之目标也。

而取之于不同国度、不同领域、不同视野的具有不同可信度的材料之所以可以杂七杂八地开列一堂，是因为我们认为，无论是最荒诞的想象和编造，还是最严谨的研究和结论，都是作为物质的人脑的产物，它们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人类知识史便是这两端不断相互激发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历史，昔日一些被看作荒诞的妄想今日已成了严谨的科学，今日尚被人们看作虚妄和胡说的东西难道不会在一百年一万年……一兆年后成为科学吗？古人说得好：“物相杂，故曰文。”

可以说，人类及其文化的最神秘之处就在于这两端永远的矛盾和联系，智慧——无论对人类而言还是对个人而言，其真正的标志乃是对这两个极，作无穷的开放和无尽的追寻。

因此，你所读到的《神秘的智慧》中的每一本书都只是

人类神秘智慧的一个光斑，一点思维和探究的幽幽萤火，它未曾奢望过要照亮这神秘的知识之路，也永远不嘱目于给出“结论”。

从这点上说，本丛书要求宏扬中国文人笔记（笔记小说）的优秀传统，发扬它的搜集性、包容性、即兴性、个人性和猜想性。其固然有学理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感性的机智和随笔的方便。从容、闲适，让记述的现象和记述的文字自己透露神秘智慧的话题；读者也从容、闲适，在轻松的阅读中与作者轻松地交流，自然而然地在“不自然”的材料和论说中体悟我们所生长其中的伟大的自然之最自然的本真。

我们的选题就顺着这脉络走，于是大至山水星空，小至紫砂茶壶，实至生死搏奕，虚至鸟有之乡，只要有令人产生神秘之感的东西，皆可入书；心外之物的机趣和心内之理的玄妙，都是我们探究的对象。

本丛书五种一批，年内出版第一批，选题生发选题；作者有体悟的“神秘的智慧”，读者感兴趣的“神秘的智慧”，一句话，世间万物随着人类的演进而日益呈现的“神秘的智慧”引着咱们往前走！

顾晓鸣

识于上海离斋

1993年8月1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幻想：“人之初”的顽症.....	5
迷恋满足的“人之初”	5
快乐的“鸟有之乡”	8
共享“非个人化的大梦”	11
不食人间烟火.....	14
墓室里虚掩的门	18
虚虚实实：名字与影子.....	21
温柔之乡：私奔的灵魂.....	25
大红灯笼天天挂.....	30
从东海龙女到西洋佳丽.....	34
第二章 莫虚有，鸟所托？	38
“过去的好时光”.....	38
乘桴浮于海，梦想成真.....	41
那双审视我们的天眼	46
太上感应，岂是鸟有？	49
地狱：人间不平的平反.....	52
城隍爷爷与青天父母.....	57
哈乌哈鸟·精神胜利.....	60
虚饰与矫情	63

第三章 勘破“乌有之乡”	69
神秘：语词误导和文化偏见	69
天上有几个太阳？	73
“火星人”百年梦	78
我们只是爱上了“爱”	82
红楼梦黄粱，西游续南柯	85
画布上的怪物：世界的皮相与本真	91
执迷于乌有之乡	94
第四章 伊甸园之后	100
梦中的故园	101
天上人间	104
仙乡路缈	107
彼岸神光	111
宇：经纬出三维的空间	116
宙：再加上一维是时间	120
烂柯山中超越时空大限	124
人想和宇宙对话	127
洪水洗礼：神选还是人择？	129
第五章 人和“大写的人”	133
来历：我们是神的孩子	133
面具：在“丢失自我”时“放大自我”	136
肉身之外的“偶体”	139
语言的魔力	145
“魂兮归来”	150
死去应知万事空	153
臆测死亡的深度	158

宇宙中心·万物灵长·理性动物：幻灭.....	161
天命：被驯服的挣扎.....	164
跳出“自我”的迷宫.....	167
第六章 无执“一指禅”.....	173
石头记：灵性大通.....	175
腾云驾雾.....	178
惟愿长醉不愿醒.....	181
浮云游子意.....	186
何必出家入门.....	188
皇帝的新装·朦胧诗·禅.....	190
墙：隔出来的“世界”.....	193
情人的眼睛.....	196
大战风车：理想的漩涡.....	199
第七章 在科学的边缘.....	202
沈括的兴趣.....	202
山海经，也是一本正经.....	206
从“先验小物”到“宏大不经”.....	209
三上：思想的“放风”.....	213
柏拉图的灵感·梦笔生花·魁星换心.....	215
在“科学沙文主义”治下的“异端”.....	220
现代科学中的灵学问题.....	225
日神酒神·左脑右脑：两种文化.....	228
结语.....	233

前　言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 (Ernst Cassier 1884~1945) 这样认识人的本质：人与其说是“社会的动物”，或“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社会性并不是人的唯一特性，它也不是人类独有的特权，小如蜜蜂、蚂蚁，大如豺狼、野象也有劳动分工和社会组织；至于说理性，那又是古典时代人类自我崇拜而自封的头衔。人这一物种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差异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作出条件反射，而人则能把这些信号改造成有自觉意义的符号，并运用符号创造文化。

文化，乃是人的外化、对象化，是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所谓人的外化，就是把外在于我们的自然界“人类化”，用人的尺度、意志加以改造。人类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象化了，即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过程中实现，结果体现在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种种“乌有之乡”恰恰是需要加以对象化的价值观念。人用自己创造的符号或象征系统去把握世界、再造世界、显示了主体的伟大性质。

“乌有之乡”就是“未知领域”，就是现有的理性无法证

实而想象和直觉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这种想象和直觉往往是从两个方面来呈现，一是信仰的世界，一是体验的世界。从哲学上说，既是先验论的、唯理论（唯灵论）的，又是经验论（感觉主义）的和不可知论的。

可以这样说，以往的人类历史，尚未能给予人类无所不能的强大的精神、物质手段，我们面对的自然还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王国”；要达致认识规律、驾驭规律的“自由王国”，这是近几个世纪科学日渐昌明的时代方才显得切实可行的目标，而我们进入“自由王国”的目标，又实际上总有一箭之遥，在前面引领着我们，而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实现。

历史上的人类身在“此岸世界”的“必然王国”之中，其追求进入“自由王国”的方式，却只能是乞灵于“彼岸世界”。宗教之所以被称作麻醉剂，想必是给了人们神秘的致幻效果。人们通过皈依于无所不能的神，获得与神的同一感，借助于精神上的信仰，而使自己同样具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百验百灵的超自然能力。

究其实，前科学时代耽迷于宗教的人们，放弃了直面现实世界的理性，一味地屈从于自己的主观愿望。他们试图以想象力（或者就是妄想）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科学手段，用子虚乌有的愿望满足来粉饰自己对强大自然力无能为力的无助的弱势。

“乌有之乡”其实是无可企及的。历史上所有追求中的理想，在追求之际，主观上似乎觉得是有现实性的，而一旦追求而达致，也就随之变为虚幻了。无非是以一种现实的困扰代替了另一种现实的困扰，困扰的现实未变，改变了的是

追求的理想。新的“乌有之乡”的想往，又在新的现实困扰中滋生出来，这才是“乌有”呢。

“围城”的说法，似乎只是两极之间的钟摆摆动，而“乌有之乡”的说法，却意味着不断的逃逸。从人间逃到天上，从现世逃到彼岸，从金钱逃向权力，逃向闲逸，逃向情爱，逃向诗酒迷幻，……然而一切注定是无谓的，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乌有之乡”题目下所讨论的内容，往往有这样一些特点，即把物理世界中的多样性和对立面的考虑加以具体化了，强调了生命本身的超验力量，具有一种难以成立的全面的乐观主义、快乐原则，等等。

“乌有之乡”的幻想，虽然通常出于人类的无知和不幸，但它却体现着一种强烈的欲念，试图保持一种对宇宙的整体认识，并把人类心智的各方面都交融在一起。

也许“乌有之乡”是很难用理智的语言判断清楚的，构建那些幻想的人们带着情感的成分，重温这些梦幻也不可能以冷漠的眼光相向。毕竟这是我们人类（各时代、各民族）对我们自身、我们身处的世界的一种心智解读。

本书汇集了古今中外众多鲜为人知、引人入胜的神秘现象、事例，把从埃及、玛雅、印度到古代中国人对于未知世界的种种想象和探询，都置于当代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分析的透视之下，梳理出各民族寻求精神跃迁、心灵安慰的心路历程。在“莫虚有，乌所托？”这样的宗旨之下，人类的光怪陆离、似梦若真的乌有之乡，便具有了对于人类社会进化、文化创造的更深一层的意义。

心中方寸地，便是乌有乡。本书以中外神话、传说、逸

闻为基本题材范围，但并不简单罗列材料，而是以相当大的篇幅进行分析和演绎，钩沉出其中的智慧。以神秘生发智慧，以智慧观照神秘。行文则不故作科学破译面孔，也不拜倒在“神秘”大旗之下故弄玄虚，而是以对人类心灵苦闷的同情和善意，来看待各民族、各时代的人们多少带些神秘色彩的寻找心灵故园的种种努力。“神秘”不在理念上迎合，而是以抒情美文风格营求一种淡淡的、虚渺的意韵，这是本书与丛书主题契合之机。

本书由林大雄撰写前言、一、二、三、七章，全书统稿并拟标题；王光撰写四、五、六章。

第一章 幻想：“人之初”的顽症

迷恋满足的“人之初”

萨特曾经指出：“想象的活动是一种变幻莫测的活动。它是一种注定要造就出人的思想对象的妖术，是要造就出人所渴求的东西的；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人才可能得到这种东西。在这种活动中，总有某种随意和幼稚的东西，总是要缩短距离，或总有一些难以说明之处。正因为如此，很小的孩子便在床上通过支使和请求，而对世界有了意识活动。对象则服从于意识的这样一些支使；它们由此展现出来。”^①

萨特大师既然开了头，就让我们从“很小的孩子”说起吧。最小的孩子是从受精卵到出生前的胎儿，在母腹中的他虽然不在人口统计之内，却实际上已是一个有感觉的“人”了。

“人之初，性本？”

胎儿生活在子宫温暖的羊水里，母亲的血液通过脐带源

^① [法]让-保罗·萨特：《想象心理学》，193页，褚溯维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源不断地直接给予他营养。那时他是子宫这一有限世界内唯一的个体，甚至他也没感觉到自己是个“个体”，世界与他的联系是直接的、全面的、保护的，浑然一体，真正是“天人合一”。这样一种与世界不分彼此的快乐统一状态，仿佛是漂浮荡漾在温暖的爱的海洋里，弗洛伊德称之为“海洋感觉”。一些心理症患者的症状，就是极度自我中心主义，在现实的世界里仍坚持他婴儿期这种“海洋感觉”，耽迷而不可自拔。我们所谓的正常人，其实也多少葆有这种自恋的“海洋感觉”，只是没有达到影响现实生活理性原则的程度罢了，这先撇开不谈。

当婴儿的子宫生涯渐渐走到尽头时，当他被抛到这个打破了安宁、充满乱七八糟刺激的世界时，当他被割断脐带，要靠自己的鼻子获取氧气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呱呱痛哭。痛失乐园！他感到了自己是一个独立于世界的特殊存在。

《文化的精神分析》写道：“婴儿认识到自己是不与世界其他部分相连绵的一个独立实体，这种认识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早期受挫的经验。婴孩所渴望的东西（如母亲的乳房）常常来而复去，这就使他认识到这些东西并非他自己的一部分。另一个主要因素，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发重要，即心智能力的发展使小孩能靠感官发觉自己与周围环境有区别。但早期自恋很顽固，只是非常缓慢地消褪。在许多心理症患者身上，它成为一种坚定的信仰，弗洛伊德诊治的一个患者称之为‘思想的无所不能’。只有当思想对待世界的其余部分能像对自己一样时——即，能够从现实中脱离出来而耽迷于充满希望的幻想时，思想才变成无所不能的。这样一个过程须以世界和自我统一为条件，换句话说，得保留早

期自恋的某些成份。”①

可见，耽迷于幻想，把自己的愿望无限放大，等同于现实，这种倾向是我们“人之初”便落下的病根子。

小孩子躺在床上支使和请求，从“妈妈你过来”和“苹果，你过来”两种请求和支使中，他渐渐会区别自己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当然，备受宠爱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个招之即来的好母亲，甚至当他向苹果下达命令时，母亲也马上会使苹果来到嘴边。思想这时候就真的“无所不能”了。

即使母亲和苹果偶尔呼之不至，这也不成问题，幻想可以填补孩子的缺憾，而且他还可以下次继续呼呼，直到满足为止。如果我们把个体早期的心理倾向，与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巫术观念联系起来看，也是很有意思的。“老天爷，快把雨水降下来吧！”如果没有下雨，那么老天爷可能像妈妈那样偶尔没听见或者不在家。迟早天总是要下雨的，那么是老天爷听到了，赶来满足子民们的愿望了。

不适当运用思想，即用幻想满足那些也许往往不可能实现的目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成了泛灵论的实质。大多数原人都拥有精致的巫术活动体系，他们认为运用它们就能对天气、动物、敌人、狩猎收获、疾病、争讼和谈判的结局、作物的生长以及其他不可胜数的事项施加影响。这些事项之间唯一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在某一方面完全独立于个人的控制能力之外，而这当然正是人们把巫术施予它们的理由。那些对人来说很要紧，却又不受人控制的事情，对人的自恋来

① 中译本题《人类文明演进之谜——文化的精神分析》，〔英〕C. R. 白德库克著，顾培晔、林在勇译，7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